

廬 劇

賣 花 記

王叶明口述

刁均寧整理 沈 執記譜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賣花記”是一个反強暴的戲。故事寫：窮秀才劉士俊的妻子張秀英为了生活困难，剪了紙花上城去賣。被太師曹平騙到府中，欲娶她为十房夫人。秀英虽經曹平威脅利誘，但她寧死不从，終被曹平打入土牢。士俊一夜未見秀英回來，即上城尋找，虽知人在曹府，但不得進見，因寫狀告曹。适曹平到天齊廟進香，士俊听了路人傳言，誤將曹平当作包拯，以致狀落曹平之手，被曹平帶至府中，毒打身死。秀英得曹仆王龍之助，逃出土牢，途遇婆母，同向包拯告狀。包拯接狀后，親訪曹平，設計掘出土俊尸首。在确鑿的証据下，包拯上朝請旨斬曹。当时曹平之女为西宮娘娘，聞知此事，討得聖旨，前來講情。但包拯不为权势所屈服，終于斬了曹平，为張秀英伸冤。

整个戲中，始終貫串着張秀英这一人物，从而表現了她頑強的斗争性格。同时描寫王龍的正义感和包拯剛正不屈的精神，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本劇是廬劇的傳統劇目之一，是多少年來藝人親口傳下來的。原劇中只有“逼婚”与“搜尸”兩場較好，某些台詞比較固定。其他場次只有故事，缺乏細節描寫与人物刻划，因此原劇在演出时顯得粗糙拖沓，如原劇一开始寫刘士俊父子被奸臣迫害，士俊的父親一病身亡，逼得士俊全家流落寒鄉。因为这些情節与主题关系不大，在改本中已刪去，从“剪花”一場开始。

改本保留原劇后半部情節，并給以丰富。先后共整理了三次，曾獲得安徽省文化局領導与劇目組的同志及省應霜团全体同志的帮助，才使这剧本有了現在的面目。但缺点仍恐难免，希望讀者提出意見，以便繼續修改。

賣花記

（第一回）

人物：劉士俊 窮秀才。
張秀英 劉士俊之妻。
劉 母 劉士俊之母。
曹 平 太師，國丈。
王 滉 曹平仆人。
陳 虎 曹平仆人。
趙 大 曹家更夫。
胡 二 曹家更夫。
家院甲 曹家仆人。
家院乙 曹家仆人。
包拯 龍圖閣大學士，開封府尹。
王 朝 包拯家將。

馬 漢 包拯家將。
侍 衛 四人，
宋仁宗 宋朝皇帝。
娘 娘 仁宗妃子，曹平之女。
內 侍 二人。
宮 娥 二人。

第一場 剪 花

(刘士俊上)

刘士俊：(念) 久旱未落絲絲雨，
早晚空盼無云天；
十有九戶患飢餓，
無處借貸把家還。(通門，坐)

小生刘士俊，河南开封府刘家林人氏，只因家道貧寒，一家四口，流落寒窯，度此荒旱之年，好不愁悶人也！

(唱“二凉調”)

飽讀詩書無用处，
冻餒不能御飢寒；
落个文武兩無用，

想到此我不禁暗自羞慚！

唉！

〔刘母上，刘士俊起迎〕

刘 母：兒呀，你回來了。

刘士俊：母親，孩兒回來了。

刘 母：借貸如何？

刘士俊：空手回來。

刘 母：兒呀！

（唱“老旦調”）

一見我兒空手還，
好教為娘心愁煩；
缸里伸手無撮米，
眼看灶內斷炊烟。

〔張秀英抱小孩上〕

張秀英：（唱“二涼調”）

后窰驚動張氏女，
堂前為何嘆連連？

婆母！

休要鎖眉愁不展，
兒剪花賣可賺錢。

刘士俊：这……呀，娘子！

（唱“二凉调”）

万万不能抛头露面，
背背門第臉面要顧全……

刘一母：兒呀！

（唱“平旦调”）

剪得紙花上京都，
賺錢買米日子过；
窮人只得窮打算，
休得一旁多罗苏。（示意刘士俊）
〔樞声：詢正〕

刘一母：媳如，夜静天寒，保重身体！

張秀英：婆母，兒媳曉得。

刘士俊：娘子，你，你要早早安息。

張秀英：不用担心，你送母親安息去吧！

刘一母：孙兒給我帶去。（摸过小侄，对刘士俊，兒呀，
媳如在此剪花，你不要打擾。來，隨为娘
后面去吧。（与刘士俊同下）

〔樞声：二更。張秀英准备剪花〕

張秀英：（唱“鋪床调”）

一陣梆声远处傳來，
我把憂愁日拋開，
紅綠彩紙都擺起，
三寸小剪动手裁。

(轉唱“剪花調”)

一剪得通草花人人所愛；
二剪得小桃花紅似云彩；
三剪得龍爪花吹風喚雨；
四剪得小桂花香上天台……(打瞌睡)
(梆声，三五。張秀英驚醒)

張秀英：(接唱)五剪得黃菊花能造美酒；
六剪得牡丹花花中為帥。
几样花草一同剪好，
夜又深入又倦心事滿懷……(打瞌睡)
(劉士俊抱小孩上，脫衣蓋張秀英，張秀英醒)

(梆声，四更)

張秀英：哎呀！郎君，你趕快穿起，我是不冷的。

劉士俊：夜靜更深，哪有不冷之理，你披上吧！

張秀英：今夜天氣(不冷)，还是你披上吧！(給劉士俊披上衣服)郎君，你為何不睡呀？

刘士俊：唉！娘子呵！

（唱“二凉调”）

娘子前窑剪纸花，
我愁肠百结乱如麻！
父亲在世家境好，
而今落魄住窑下。

張秀英：郎君不要难过。

（唱“二凉调”）

一家人安贫若素，
休得要空自咨嗟。

刘士俊：娘子言之有理。你安息去吧。

〔梆声，五更〕

張秀英：你听！

（接唱“二凉调”）

五更敲过东方亮，
为妻收拾去賣花。

刘士俊：你哪里去？

張秀英：稟明婆母知道。

刘士俊：慢着，母親尚未醒來，等她醒來，我当代
你稟明就是，你且去吧。娘子，早去早

回！

（唱“二凉調”）

日不出山妻行走，
日不落山妻回头。
此去虽非路千里，
出門人总得把神留；
此去虽非三五載，
常言一日如三秋；
姣兒思奶帶飢餓，
白髮倚閭总担憂；
何況家貧遭荒旱，
哪堪为妻添新愁！

張秀英：（唱“二凉調”）

望郎君你不可多慮多憂，
我此去日不落即早回头；
此番事实出于無可奈何，
一家人为生活惟此計謀；
我何尝甘自愿抛头露面，
人行在矮檐下只好低头；
缸里米剩几合熬煮湯粥，

奉老母撫小兒事事要周；
眼看那紅日出天色不早……

劉士俊：呵，娘子你走吧！

張秀英：（接唱“二涼調”）

暫別離也不免頻添煩惱！

郎君，我走了。

劉士俊：你走吧！

〔孩子哭，張秀英又折回〕

張秀英：呀！兒啊……郎君，我走了。

劉士俊：路上小心！

〔張秀英下〕

劉士俊：唉！（下）

第二場 遇 曹

〔曹平與王龍、陳虎上〕

曹 平：（念引）萬歲駕前得寵，

滿朝文武皆尊。

老夫曹平，只因小女隨王伴駕，萬歲甚喜，封我太師之職，滿朝文武皆尊敬于我。今日無事，不免出府游玩。王龍陳

虎！

王龍：在。
陳虎：帶馬！

（唱“老生調”）

蒙恩官封太師職，
女兒伴駕坐西宮。
萬歲他有金鑾殿，
老夫私造安樂宮。
滿朝文武皆順從，
只恨包拯不相容。
坐在馬上用眼看……

（張秀英上，過場）

曹平：好个美貌女子！

（接唱“老生調”）

馬前走過一美人。

王龍、陳虎：方才是何人走過？

陳虎：是一班男女上街的。

曹平：還有呢？

陳虎：還有生意買賣的。

曹平：哼！那手里提花籃的。

陈 虎：呵！那是一个賣花女子。

曹 平：真是一个賣花女子么？來，我与你講話。

（与陈虎耳語）

陈 虎：哦哦，曉得了。（下）

曹 平：开道回府！（下）

第三場 逼 婚

〔曹平上〕

曹 平：（唱“老生調”）

今日大街遇一女，
嬌嬌滴滴貌如花；
我夫人縱有九房正，
何曾一房勝似她。

今日大街之上遇一美女，老夫甚是喜愛，
我命陈虎前去找她，这般时候，为何不見
回來？王龍，王龍！

王 龍：在。

曹 平：陈虎可曾回來？

王 龍：尚未回來，我去找他。（下）

〔一会，陈虎上〕

陈 虎：太师，我回来了。

曹 平：那賣花女子呢？

陈 虎：現在門外。

曹 平：喚她進來。

陈 虎：賣花女子進來！

（張秀英上）

張秀英：（唱“二凉調”）

進門來屋宇深沉古廟一般，

不由我賣花人暗自胆寒，

忽听得这一廂誰把我喚，（張望）

却不見買花人心乱意煩。

曹 平：你可是賣花女子？

張秀英：正是。（施禮）

曹 平：哈哈！好个美女。

張秀英：（驚）哎呀……

曹 平：（唱“老生調”）

問你家住哪州縣？

京城賣花多少年？

想必家貧人口众，

破衣爛裳实可憐！

你与我从头說一遍，
好教你賺錢過百千。

張秀英：大人！

（唱“二涼調”）

我家离东京二十里，
沿河西岸刘家林；
夫君名叫刘士俊，
妾名喚做張秀英；
家貧荒旱难度日，
剪花出賣到东京；
要買紙花請快買，
不能在此处担擱時辰。

曹 平：（笑）哈哈！

（唱“老生調”）

果真她是貧家女，
賣花并非她營生，
縱然她是有夫如，
財帛却能動人心。

陈虎，來，（口語）去請夫人小姐來買花。

（下）

陈 虎：是。（下。捧金銀珠串，綾羅綢緞上）賣花娘子，你看这太師府的金銀珠寶可好？

張秀英：（一看情形不對，勉強地）好。

陈 虎：对啦，这光華四射，燦爛奪目，多好呀。哈哈！嗯，賣花娘子，你看这綾羅綢緞，真正令人喜愛呀！

張秀英：嗯……

陈 虎：哈哈！嗯，賣花娘子，你看这些珠寶，可合你的心意？

張秀英：哎，这是你們府中的珠寶，与我何干！

陈 虎：啊喲喲喲！太師家中的珠寶，就算是你的也不妨，你要多少，說吧！

張秀英：我这一簞紙花能值几何，要不起珠寶。

陈 虎：啊喲喲喲！來來來。我替太師做个主，送你个人情，你看怎樣？

張秀英：这不明不白的人情，無人愿受。

陈 虎：不明不白么，哈哈！我当然教它有明有白啊。

（唱“小丑調”）

賣花的，你听清，

莫要怕，休要驚，
前生修來个好命运，
遇見太師曹大人。

張秀英：曹大人……（大驚）

陈 虎：（接唱）送你綢……

（張秀英不理）

陈 虎：（接唱）送你緞……

（張秀英仍不理）

陈 虎：（接唱）金銀珠寶你可称心？

（張秀英提起花籃就走）

陈 虎：哪里走？（攔住）

張秀英：休要嚕苏，我們買賣人工夫要緊。（再走）

陈 虎：不能走！

張秀英：怎么？

陈 虎：（唱“小丑調”）

大門暗門通不过！

張秀英：后門走！（回身走）

陈 虎：不能走！（攔住）

張秀英：为什么？

陈 虎：（接唱）后門落了銅環鎖！